

十六國春秋

一
函十二冊

南燕錄二

春秋卷第六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備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

納一作納

沈靜深邃

外訥內敏苻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與母公孫氏就弟備德家于張掖備德從堅南征留金刀辭母而去備德與燕王垂起兵于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以懷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備德免之竊將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超年十歲而公孫氏病臨死授超以金刀曰聞汝伯已中興于鄴都吾朽病將沒相見理

絕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伯也呼延平又將超母子奔於呂光及呂隆降秦超又隨涼州民徙於長安未幾平卒超號慟經旬超母謂之曰吾母子得全濟者呼延氏之力也惠而不報天不佑人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超至長安自以諸父在東恐爲秦人所錄乃陽一作狂行乞於市秦人賤之惟東平公姚紹見而異焉

言於姚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眞狂願微加爵祿以羈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故爲謬對或問而不答興大鄙之因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由是得往來無禁濟陰人宗正謙善卜相西至長安賣卜于路超行而見之因就謙相謙奇其姿貌超乃內斷于心備德聞

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吳辯潛往視之辯因宗正謙以告
超超不敢告母妻潛變姓名與謙俱歸至諸關禁自稱張伏
生二十日始達梁父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
言備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
觀姿器魁傑有類備德備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
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吏妙選時賢爲僚
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爲嗣乃爲超起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
之超亦深達備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
外譽望翕然歸美焉未幾立爲太子備德旣死超遂以晉義
熙元年僭嗣僞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太上尊備德后
段氏爲皇太后以北地王鍾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南

海王法爲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川諸軍事加桂陽王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尙書令封孚爲太尉鞠仲爲司空樂浪王惠爲司徒潘聰爲左光祿大夫段宏爲右光祿大夫封嵩爲尙書左僕射濟陽王凝爲右僕射白餘文武拜授各有差超復引公孫五樓任爲腹心乃其所親信也備德故大臣段宏及北地王鍾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乃以宏爲徐州刺史鍾爲青州牧時以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

內參政事太尉封孚言於超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

載記

作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內

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

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卽位忌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擅朝政

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乎說竟不行鍾宏皆不能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構

太上一二年夏無雲而雷秋八月先是超自長安行至梁父南

海王法時爲兗州刺史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

王子天姿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

一作天授

多奇玉林皆寶法

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辨之安知非此族乎超聞而

恚忿形于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超既與法有隙結憾彌深

及備德死法又不奔喪至是超遣使讓之法常懼禍至遂與

北地王鍾徐州刺史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法與鍾竝稱

疾不赴收其黨侍中河間王統右衛將軍東陽王根散騎常

侍段封誅之車裂左僕射封嵩嵩弟西中郎將封融奔魏超

尋遣桂陽王鎮等攻鍾于青州

闕二

王昱等攻段宏于徐州

石僕射濟陽王凝及中書令韓範攻法于兗州

一作梁父

昱等攻

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又集羣盜襲石城塞殺鎮西大將軍

餘鬱青土震懼人懷異議凝將謀殺韓範襲擊廣固範潛知

之勒兵攻凝凝奔梁父範并將其衆進攻梁父克之凝出奔

秦法出奔魏桂陽王鎮攻拔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

與高郡公始單馬奔秦于時超不恤政事惟畋遊是好變更

舊制朝野失望百姓苦之僕射韓諱切諫不納冬十月太尉

封孚卒超又欲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于境內曰陽九

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

綱理天下此焉爲本旣不能道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

舜大聖猶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尙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蕭牆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尙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條律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育旣廣懲慘尤深光壽建熙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刑一作品之例然亦行之

自古渠彌之轅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
愍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有左右手焉
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
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
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
愈亦可詳聞羣下議多不同乃止十二月丁未熒惑太白皆
入於羽林又合于壁占曰燕亡是年高句驪遣使獻千里馬
生熊皮障泥於超超大悅答以水牛能言鳥

太上三年春正月超寇淮北徐州至下邳秋七月遣御史中
丞封愷使於秦超母妻旣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質至是使
愷請焉愷至於秦秦主興曰昔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於

燕燕今稱藩送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愷

還超下書使羣臣詳議左僕射段暉曰太上囚楚高祖不迴

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諸伎

皆是前世伶人

一作先代遺音

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不如掠吳口

與之尙書張華曰若使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

能來兵連禍結非國家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

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親在人

一云慈德

在掌握方寸崩亂豈可靳惜虛名不爲之降屈乎宜暫降統

天之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中書令韓範智

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苻氏太子舍人可遣將命

降號修和必得如志所謂屈于一人之下伸于萬人之上也

超大悅曰張尙書得吾心矣遂遣韓範聘于姚興奉表稱藩
範至長安興見之謂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今卿至也
欸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
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之而生今陛下
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
天曜南面竝帝通聘結好義尙謙沖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
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
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
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由寡君純孝過于重華願陛下
體敬親之道沛然垂慈愍之心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
之今不及矣于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生謂範曰燕王

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
美之況爾口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
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乘間逞說興乃大
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時濟陽王凝自梁父奔秦言
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之帝王尙興師
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質一作制

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因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
然今天時尙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兼員外散騎常待韋宗
來聘超與羣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旣奉表今宜北
面受詔封逞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爲豎子屈節超曰
朕爲太后屈願諸君勿言遂北面受詔贈宗以千金冬十月

遣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秦報聘并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秦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於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興師卿乃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旣遣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十一月張華發長安宗正元先馳反命超大悅遣征虜將軍公孫五樓率騎二千迎於境上超親率六宮迎之於馬耳關

太上四年春正月超以母妻之歸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追尊
父北海穆王納爲穆皇帝立母段氏爲皇太后居長樂宮妻
呼延氏爲皇后祀于南郊柴燎爛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
私告人曰今火盛而煙滅國其亡乎超將登壇有獸大如馬
狀類鼠而色赤集于園邱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
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帷幄盡皆壞裂超懼密問太史令
咸公綏綏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歛煩多事役殷苦
之所致也超懼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是歲廣
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汝水竭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超
惡之問于太史令李宜宜曰澠水無冰良由逼帶帝京近日
故也超大悅賜宣朝服一具高句驪復遣使至獻千里人十

人千里馬一疋兗州人王滿一作蒲率衆二千來降獻美女馬

髭鬚去地九寸拜滿長水校尉封廩邱公

太上五年春正月正旦超朝會羣臣于東陽殿聞樂作歎音

佾不備悔送伎于秦遂議入寇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

諱載記作韓謨

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

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銳以伺賊隙恢復先業

而更結怨南鄰廣樹仇讐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二

月遣將軍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拔之陽

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竝爲所執大掠而歸簡男女

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尙書今左衛將

軍專總朝政宗族親戚竝居顯要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

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兄公孫歸爲冠軍將軍常山公叔父
公孫頽爲武衛將軍興樂公斛穀提等竝爲郡縣公桂陽王
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勲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
百姓陛下封之無乃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
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
口莫敢開言尙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尙書郎出爲濟
南太守入爲尙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

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南陽

載記作濟南

執太守趙光

一作元

俘

掠男女千餘人而還夏四月晉丞相劉裕率舟師北伐以丹
陽尹孟昶監中軍畱府事署劉敬宣中軍諮議參軍加冠軍
將軍浮淮入泗五月進至下邳畱船艦輜重步軍進至琅邪

所過築城留守或謂裕曰燕人若嚴守大峴或堅壁清野大

軍深入無所資糧不惟無功何能自反裕曰不然吾慮之熟

矣鮮卑貪婪略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獲一云進利虜謂退惜禾苗

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

險清野師一入峴吾何患焉敢爲諸君保之超聞有晉師引

見羣臣于東陽殿會議拒師之策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

兵輕果所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與爭宜據大峴使不得

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

糧運別敕段暉率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

各命所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

寇至無資堅壁清野以俟其釁彼僞軍深入士卒無食求戰